

代际定位与文学越位

『80后』写作研究

王涛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代际定位与文学越位

——『80后』写作研究

王涛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代际定位与文学越位——“80后”写作研究/王涛著.
—成都:巴蜀书社, 2009.1
ISBN 978-7-80752-300-0

I. 代… II. 王… III. 当代文学—文学创作—中国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07838号

代际定位与文学越位——“80后”写作研究 王涛著

责任编辑	黄云生 周文炯
出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 (028) 86259397
网 址	http://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 (028) 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 (028) 84122206
版 次	2009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成品尺寸	203mm×140mm
印 张	8.125
字 数	20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80752-300-0
定 价	24.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序言：正视一个模糊身份的真实存在

何希凡

作为一种以文学的名义凸现于世纪之交的青春文化现象，“80后”在人们的众说纷纭中已历时十年左右。但时至今日，不论是文学界还是学术界，不论是肯定“80后”还是否定“80后”的人们，乃至被人为圈定在“80后”命名中的青年写手们自己，都强烈地感到这个命名的笼统性、模糊性甚至是粗暴性。质疑、指责、调侃、反拨这个模糊命名的声音可谓此起彼伏，但又始终未能诞生一个无懈可击的科学命名。因此，就正名意义而言，“80后”的身份至今仍是模糊不清的。然而，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正名问题一直未能得到较好的解决，我们所使用的概念仍然主要来自两个途径：一是简单袭用古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创造的并不完全适合现代中国文化和文学动态发展的概念，二是在“西风”渐欲迷人眼的文化气候中直接搬用西方并不完全契合中国文化和文学实际的现成理论术语。依赖古人话语和依赖洋人话语直接导致了中国文化和文学在学术研究中的无名和失语，尚未得到有效正名的理论研究与生动鲜活的文化、文学事实之间存在着严重的错位与分

离。早在“80后”之前，各种文学期刊和文学史著作就相继出现过诸如“60后”、“70后”的命名，但同样是以简单的代际定位和以线性的时间发展划分写作群体，同样是未能抵达实质性正名的意义空间，人们对“60后”、“70后”身份的接纳姿态却要远比“80后”宽容得多，其质疑、指责的程度远远弱于实际上承认或默认的程度。我想，这也许更多地反映出人们对这三个以年代命名的写作群体在文学性认可上的差异，但同时也反映出人们面对越来越复杂纷纭的文化和文学现象而在正名问题上所感到的困扰和困惑，质疑、指责的声音其实也蕴含着正名意识的高度自觉。然而，正名意识的自觉状态并不等于正名的完成状态，正名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认识和把握不断深化，并形成足以涵盖其本质特征的概念命名的过程。但社会文化急剧转型后的中国文学容不得我们等到正名的问题彻底解决之后，才去关注和阐释那些逼到我们眼前而不可小觑的文学现象。当我们仅仅一味地粘滞在一些模糊的命名上纠缠不休的时候，那些鲜活的、新奇的，甚至是十分有价值的文学事实和文学现象往往与我们失之交臂，从而无情地彰显出文学批评和学术研究的乏力与滞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因为某些文学现象和写作群体身份命名的模糊而无视它的真实存在。

就“80后”这个曾为人们褒贬不一的写作群体而言，其有限的研究和它曾经形成的无限扩张之势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无疑与“80后”这个模糊的身份对它的实际生存景观所形成的遮蔽有着莫大的关系。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人们能够在理性层面意识到这个命名所存在的假定性和不周延性，但在实际的感受和评判中，其思维又常常受到既有身份定位的干扰，致使其评判不自觉地呼应了自己在理性层面上所质

疑的东西。这样的悖论也在提醒我们调整自己的研究思路，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暂时放弃连我们自己都难以说清的身份命名问题，而首先去关注那些被命名所遮蔽的鲜活事实呢？很多研究者都不约而同地注意到影响“80后”写作及其“崛起”的几个重要的现实性因素：“新概念”作文大赛的激发、市场经济的推动、适应广大学生的需要。在这几个现实性因素中，人们又更多地把目光聚焦于市场的推动和商业效应。这样的定位无疑是切中要害的，很多研究者的具体分析也是至为深刻而富有启发性的。但我认为这种定位还更多属于一种外部定位，尚未深入到“80后”写手们内在的主体性因素，而且这些外部因素有些是一见便知，有些则是稍想便知的，它也最容易在人们的公共性、共名性体认中丧失对研究对象设身处地的体察，从而也丧失了对其实存在的有效去蔽。在我所见到的关于“80后”的研究文章中，唐磊根据白烨先生讲稿整理而成的《“80后”的现状与未来》^①是较为全面客观，也较为严肃认真且宽容公允的一篇。此文立足于文学本体的审视，对“80后”写作作出了一个令很多研究者认同并积极呼应的基本定位，即“‘80后’更多是一种文化现象，还不具备一种文学写作的特点和文学流派的倾向”，“‘80后’走上了市场，但没有走上文坛”，“‘80后’写作从整体上说还不是文学写作，充其量只能算是文学的‘票友’写作”。应该说，从“80后”的整体性写作追求和实绩来看，这个定位是能够令人信服的，这与晓华、汪政两位批评家的定位也是基本一致的：“它不是一个真实的文学存在，但它绝对是一个真实的文化事件”^②。丁丽洁在分析“‘80后’的前景时也作出了类似的判断：‘当文学创作走入‘市场供求’这一怪圈甚至是‘供不应求’这一假象时，当作品价值陷入世俗意义大于文学意义的

的泥淖时，‘80后’风光无限的背后，成了由市场炒作的一场梦幻游戏’^③。然而，这些并不缺乏学理分析的定位却引起了“80后”写手们的一再反弹，甚至导致了纯粹意气层面上的人身攻击，比如曾经闹得满城风雨的“韩白之争”。这种反弹无疑蕴含着有些曾被市场和传媒炒得太热的青年写手们心理上的浮躁和人生阅历上的稚嫩，以及由此而来的对正常的文学对话的不屑，对曾经承载着人们过多憧憬和崇拜的文坛的鄙薄，但我认为也至少从以下几个方面反映出我们的评论和研究与他们的真实存在之间出现了某种程度的错位。

其一，当我们把“80后”主要定位为市场推动和商业炒作时，我们必须承认这只是一种整体性、宏观性的定位。对研究对象进行整体性、宏观性的观照，是中国人文学科自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以来所普遍追求的一种富有学术大气的研究策略。就文学研究领域而言，当时的青年学者黄子平在1983年发表的《当代文学中的宏观研究》^④一文应该是直接倡导宏观研究最早的信号。其意义在于有效避免“把一篇或几篇作品，把一位作家的创作，从同时代人的文学发展中孤立、游离出来”，它意味着文学研究需要从文学的发展和运动中，从它的多种多样的、具体的联系中介中加以把握。在黄子平先生看来，宏观研究是一种研究方法的变化，也是一种批评文体的变化，而且显示了一种胸怀、一种眼光、一种文学的历史观。但我认为，当一种具有突破意义的研究方法成为一种非自主的时尚趋向时，它的负面意义也就同时显露出来，从而把宏观研究引向倡导者期待效应的反面。本来那些真正负责任的、高水平的宏观研究，都是在对具体的文学现象和事实、对具体的作家作品有深入体察和真切感受的基础上所作出的宏观判断，即在对大量的微观症候作出准确的现场勘

察基础之上的有效的宏观把握。这种务实求真的研究路线应该是宏观研究良性发展的重要保障，但有的宏观研究却在丢失了作为文学本体的文学事实、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的前提下走向了恶性演变。很多人视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为“小儿科”，往往是在有了主观臆断性的宏观感觉或趋时性的宏观感应之后，只将本来鲜活生动的文学事实和文学现象作为整部宏观机器上的机械零件进行纯粹技术性的组装，其结果只能导致宏观判断与文学本体之间在内在功能上的分裂，而不可能有任何实质性的学术贡献。至于上述的对“80后”所作的宏观定位之所以能够基本为人们所接受和认可，就是因为研究者在不同程度上亲临了“80后”写作的真实场景。白烨先生就说他每次参加各种有关“80后”的见面会，总是要先做好阅读上的准备，这就有效地避免了宏观判断的虚设性，为他对“80后”作出恳切而富有建设性的言说提供了真实可靠的本体性基础。但从总体上看，研究者对“80后”这个个案的判断仍然是对外部因素的宏观性把握甚于对内部主体性因素的具体勘察，他们一边强调文本细读和个案研究的必要，一边又强调“对于需要捆绑销售的商品来说，你把它们拆零无疑是没有意义的”^⑥。也许在他们看来，任何来自写作个体及其文本的具体性的文学感受，都要服从于从外部作出的整体性判断。而事实上，所谓“捆绑销售”更多是商家和出版社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图对“80后”所作的外部整合，而“80后”的写手之间并没有什么自觉的群体性呼应。必须承认，有的研究者在整体性定位的前提下，还是尽可能地看到了“80后”的一些写作个体在文学追求上的特点和亮点，如白烨先生在谈到已知名的郭敬明、张悦然等人和不甚知名的颜歌、尹姗姗、李傻傻等人表现出来的文学天赋时，还显然带有激

情的冲动。但由于有了先定性的整体观照，一切具体的文学肯定都失去了实际的意义。这就难免造成整体定位和具体评价之间、非文学研究和文学研究之间的明显错位。

其二，就我个人的阅读印象而言，白烨等学者对“80后”的评论是极为冷静、谨慎的，也是富有诚意的。白烨先生本人的谈话也在竭力为“80后”存在的合理性寻找充足的理由，我们很难找到他的谈话和文章中有直接激怒“80后”的矛头，解玺章称他为“文学的保姆”^⑥不是没有一点儿道理的。但是，白烨先生在对“80后”的整体性体认中所扮演的“保姆”形象并没有能够避免“80后”个体如韩寒等人的强度反弹。如果孤立地看韩寒那些出言不逊、耍泼撒野的反弹^⑦，他由白烨本人骂到纯文学期刊直至整个文坛，已尽显其浅薄无知而自掉身价。但如果将白烨先生不失理智的“善意”文本与韩寒等人丧失理智的“恶意”反弹作对照性的解读，我们是不难找到引发“韩白之争”的真正导火索的：在白烨等人的文本中只对一个以文学的名义存在的写作群体作出文化意义上的定位，而对其文学上的努力则给予了整体性的否定。所谓“‘80后’更多是一种文化现象，还不具备一种文学写作的特点或文学流派的倾向”，“‘80后’走上了市场，但没有走上文坛”，“‘80后’写作从整体上说还不是文学写作”，这些高屋建瓴的判断对于并未形成真正意义上整体的“80后”写作个体的真实存在而言，其要害问题就在于从文学上对他们判处了“死刑”。不论研究者有着多么善良的用意，这些具体的写作个体是不可能有心去领会与自己并没有多大关系的整体判断的。尽管市场推动和商业炒作确实是他们“崛起”的关键性因素，但他们毕竟是通过文学的名义和路径介入文化行为的，因此，对具体

的写作个体而言，文学是他们的羽毛，甚至也是他们的生命，如果没有了这些羽毛和生命因素，他们对于市场和商家还有什么意义呢？这就好比一群十分类似但并未成群结伙的小鸟，它们怎能忍受你在苦心孤诣要保护这一大群鸟的同时，又要有意无意地去伤害其中的一只或几只鸟儿的羽毛甚至生命呢？所以，我估计韩寒的失态实在与白烨先生对他的文学水准及其走向的判断有着必然联系：“韩寒的作品，在《三重门》之后，越来越和文学没有太大的关系”^⑧。尽管这个判断不无道理，但它的杀伤力与在整体上判定了“80后”的文学“死刑”是等值的。此外，我认为白烨先生对“80后”文学水准的整体性判断所依据的标准也是韩寒等人难以完全接受的：“我说‘80后’‘走上了市场，但没有走上文坛’，许多人认为判断比较客观和准确。事实上他们中的许多作者，都是直接通过出版社出版了自己的作品，没有经过按部就班的文学演练，因而文坛对他们知之甚少或一无所知”“以前出长篇小说都是名家的事，先在杂志上连载然后由出版社出书”^⑨。如果仅凭经验判断，我想白烨先生的话是会引起很多人共鸣的，因为很多作家和研究者都会认同这样类似的经验：文学创作需要严格的训练和长期的历练，作品先要经过在文坛挂了号的文学期刊的严格选择，发表后再通过期刊所可能达到的流通范围接受社会的评判，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保证文学作品出版的质量。然而，经验往往并不涵盖随时有可能出现的例外，有违经验而直接进出版社的文学作品固然难以完全确保质量，但也并不意味着就一定没有上乘之作，严格践行经验的文学作品，也并不意味着都是货真价实，这在文学期刊也并不那么严肃的今天更是如此。所以我认为，对于并未形成真正意义上整体的“80后”个体作者而

言，一是不要任何时候都把“整体”作为伤害个体的杀手锏，二是对这些处于未完成态的个体作者的文学判断需要以真诚的态度亲临他们的文本现场，而不要说得太满、太绝、太死。

其三，由于“80后”曾被定位为“青春写作”，人们特别注重按照年龄和代际界限去作文化分层研究。然而，当我们看到在市场效应的催化作用下，青春、青年都成了整个社会的宠儿、骄子的时候，当社会的每个角落都泛滥着青春崇拜的时候，当主宰了几千年中国历史的中老年文化遭遇到异军突起的青年文化凶猛狙击的时候，以中老年为主要阵容的学术界，就不得不重新打量曾被他们定位为“乳臭未干”的青年人在整个社会坐标中的位置。于是人们更多地看到了过度的“青春崇拜”和“低龄崇拜”，看到了过度依赖青年文化的危机与陷阱，看到了当代社会文化版图的严重失衡……于是也就有了青春崇拜和反拨青年文化的两相激荡。过多地受惠于“青春写作”，也过多地被诟于“青春写作”的“80后”，自然也就成了被反拨的一个重镇。我认为，当任何一种年龄层次所形成的文化气候是以打压乃至消灭其他年龄层次文化为前提的时候，它也就为自身埋下了“四面楚歌”的隐患。因此，有的学者带着自己的文化忧患，对主要在消费文化支撑下“崛起”的“80后”写作以及社会的盲目追捧给予适时的反拨，这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在反拨过程中也有矫枉过正的情况，从反拨过度的青春崇拜走向了对青年文化的过多苛求。比如晓华、汪政这两位经常联袂撰文的学者，他们在针对过度的青春崇拜现象的分析时，首先从历史经验出发深刻地指出了人生岁月的历练与成熟的创造之间的关系，但他们显然无意间忽略了足以超越经验的许多个案。尽管他们出于逻辑上的考虑也提到了一些类似的个案，

但由于他们为文立意是把“80后”视为青春崇拜中的一个典型的怪胎，所以，他们在将历史经验和超越经验的个案作了数量的权衡之后，更多地把“文章老更成”作为轻视青春写作的绝对依据^⑩。我认为，相比之下，“文章老更成”的可信度和涵盖面可能会更大一些，但“雏凤清于老凤声”也绝对不是诗人的异想天开。更何况从文化版图的多元和完整来看，过度的青春崇拜固然是不正常的，但却不能因为要反拨这种文化失衡而尽失了对青年文化的应有宽容。我们自然不应该忽略“80后”写作中过于浓重的非文学的消费文化因素，但我们却不能把他们的写作主要适合了大、中学生的口味一味地看作是消费文化的效应。要知道今天的大、中学校园，特别是大学校园，再也不可能是过去人们眼中的“清水衙门”了。如果设身处地去体察，一个大学校园有可能就是一个应有尽有的小社会。作为一个完整的社会系统，我认为文学对校园生活的关注、对教师和学生生活的关注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大学是知识和人才相对集中的地方，在这里，演绎着最高尚、最伟大的人生景观和人文景观，也同时氤氲着、散发着最卑鄙、最龌龊的人性恶臭，这里应该是写作者最能找到文学感觉的地方之一。至于“80后”写作中存在的文学感觉的错位，那不是因为他们聚焦自己最熟悉的学校生活本身的过错，因为他们有权利选择自己乐于亲近的生活，也有权利疏离自己暂时还没有把握写好的陌生题材。

我不无欣慰地看到，现在已经有人开始注意到“80后”研究中的一些错位现象了。我所指导毕业的研究生王涛早就敏锐地感觉到“80后”研究中的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她本人在年龄上也是“80后”，读本科和读研究生时都是我的学生。她曾把“80后”作为读研期间主要的学术关怀，在发表

了一系列论文的基础上最终写成了学位论文，受到过校内外不少专家的肯定和鼓励。如今，她已在成都大学工作了整整一年，前不久又考取了四川大学的博士生。但王涛不悔少作，对“80后”研究余情未了，继续就硕士论文未能解决的一些重要问题作深入研究，终于写成了这部在学术界还不多见的、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80后”的专著——《代际定位与文学越位》。在该书即将付梓之际，王涛要我为她的书写几句话，我是十分惶恐的，因为我对“80后”素无研究兴趣，更没有足够的了解，指导王涛的学位论文，我仅仅凭了自己有限的学术经验作了一些方法论上的提示和一些表达上的技术性帮助，在此我只好硬着头皮说自己并不熟悉的话。好在王涛的论文和专著使我没有完全成为“80后”的缺课者，联想到“80后”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于是我就不懂装懂地说了以上那些贻笑大方的话，我想王涛和读者诸君是会心知肚明的。

2008年10月26日于嘉陵江畔之寂寥斋

注释：

①⑧⑨白烨：《“80后”的现状与未来》，白烨主编：《2006年中国文坛纪事》，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版。

②⑤⑩晓华、汪政：《略论当前的青年创作及其批评——兼论文学创作中的“80后”现象》，白烨主编：《2005年文学批评新选》，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

③丁丽洁：《“80后”：终结还是继续》，《文学报》2006年8月31日。

④黄子平：《当代文学中的宏观研究》，《文学评论》1983年第3期。

⑥解玺璋：《白烨：文学的保姆》，白烨主编：《2006年中国文坛纪事》，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版。

⑦韩寒：《文学是唯一不能死磕和苦练的东西》，白烨主编：《2006年中国文坛纪事》，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版。

目 录

序 言 正视一个模糊身份的真实存在·····	(1)
绪 论·····	(1)
第一章 模糊的身份：“80 后”的命名·····	(8)
第二章 “80 后”存在的文化合理性： 都市空间中的“80 后”现象·····	(21)
一、青年的资本身份·····	(24)
二、文学场中“消费原则”的崛起·····	(29)
第三章 “80 后”的代际特征： 跨年代文化交叉中的自我彰显·····	(38)
一、会说话的物质细节·····	(40)
二、自我确证的情感镜像·····	(44)
三、模仿中的变异·····	(47)
第四章 “80 后”创作心理探析： “空中飞人”的后飞倾向·····	(51)
一、幻想的天堂：亲密关系的索求·····	(61)
二、愤怒的喜悦：肆意宣泄情绪·····	(66)
第五章 “80 后”新的精神向度：“虚拟真实”·····	(74)
一、社会题材中对真实生活的疏离： “生冷怪酷”的工具·····	(77)

二、想象题材偏好中的真情流露·····	(86)
第六章 “80后”的审美转向：	
从创作中的身体修辞看主体间性追求·····	(95)
一、身体的参与性：被叫醒的耳朵·····	(98)
二、身体的感受性：凝视的眼睛·····	(103)
第七章 “80后”的话语风格：“马赛克文本”现象·····	
·····	(111)
一、从郭敬明抄袭事件说起·····	(111)
一、文化资源的碎片聚集·····	(118)
二、文本世界的大拼贴·····	(124)
第八章 别样青春各样红：“80后”文本解读·····	(134)
一、张悦然：“玉女”忧伤·····	(134)
二、郭敬明：“小四”的孤单·····	(151)
三、韩 寒：青春旗帜·····	(167)
四、春 树：凤歌凰歌·····	(183)
五、颜 歌：人淡如菊·····	(192)
第九章 “80后”的价值预估：	
文化生态学视野下的“80后”·····	(206)
一、挑战文学边界的姿态·····	(208)
二、模式化的创作——从繁荣文坛到僵化文坛·····	(211)
三、伪饰的青年文化·····	(218)
附录一·····	(223)
附录二·····	(236)
参考文献·····	(239)
后记·····	(243)

绪 论

一时代中含有过去时代之余波，与未来时代之余孽。

——梁启超

“80后”作为一种由市场推动的文学繁荣现象，其创作者的低龄化、作品的流行性都使人们在对其解读和进行定位上存有一定困惑。但是在笔者看来，作为一种业已被人们广为接受的新文学现象，“80后”的出现必然有其合理性，同时作为一种新现象，必然又会在新的文化际遇下凝聚新的人生体验，也会在新文化资源影响下，显露出新的艺术风貌和精神走向，这些都说明“80后”作为当代文坛崛起的一个新群体，新的文学实践必然要求有新的文学批评理论的相应出现。但是就目前来看，对“80后”的批评却在一定程度上处于某种缺席状态。一方面是主流文坛对“80后”还缺乏广泛的关注。除了白烨、罗岗等少数青年学者外，“80后”并没有得到评论界大多数“主流批评家”的关注；而莫言、马原等知名作家有着对“80后”个别作家的提携，但是对整个“80后”群体来说，却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另一方面对“80后”的批评就目前而言还缺乏一定的有效性。

“80后”的一些作家都曾表示，他们有自己的文学标准、价值观念，甚至一再呼吁希望能有属于“80后”自己的批评家。这至少说明，对于“80后”写作，文学批评还没能建立起更有说服力的理论模式和批评方式，文学批评与批评对象之间的真正沟通还未能完全实现。而笔者在对“80后”研究现状的资料整理中发现，尽管他们在对命名的争议及范围的指涉、社会角度的分析、艺术本身特性等方面的研究有很多可贵探索和可喜发现，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其中还存在着一些研究空白，并且在已有的研究中还有许多流于表面化，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本书期望能在冷静、客观、理智的基础上挖掘出“80后”存在的文化合理性和艺术独特性。但是笔者既无力也无意于对“80后”作出为时过早的论断，也并非要为“80后”进行辩护而无视它实际客观存在的种种局限。“80后”作为未完成态，还有待于在整个文学系统中发展，作为研究者只能就其当下情景作出合理的清理和分析。

由于即使是针对“80后”命名本身的界定和划分也一直都存有争议，在对它的具体使用中也一直和“青春文学”、“校园文学”等概念纠缠不清，因而合理而恰当地界定“80后”将是本书面临的首要工作。曹莹在《“80后”写作与新世纪文学》中认为“80后”的前身是青春写作。2004年后“80后”才取代了“青春写作”，此后“80后”不再同于“青春写作”的年龄定格。胡忠青、张永禄在《近年中国校园创作走向》中将“80后”简单理解为是校园小说的写手。胡沛萍的《如何面对文学新生力量》认为“80后”的命名是种失败的命名，就其现象而言是消费文化的奇迹。江冰的《试论“80后”文学命名的意义》中分析认为“80后”以